

牛天賜傳

老舍著



牛天賜傳

老舍著

牛天賜傳

老舍著

民國廿五年三月初版

精裝本每冊實價八角
平裝本每冊實價六角

牛天賜傳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著者 老舍

發行者 陶亢德

上海愚園路愚谷邨二十號人間書局
電話二二五七九號

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

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

直接購買辦法

本屋所出書籍，售價特別低廉，故極望讀者直接購買，藉免本屋受代售處之折扣欠賄等損失。請訂函購辦法如下：

- (一) 外埠購買，以銀行匯款較為省費簡捷。如無銀行之處，郵票代洋十足通用，惟以五分之一及不限省用者為限。寄書郵費免收，但不掛號。如有遺失，由本屋酌量免費補奉一冊，加掛號郵費八分。
- (二) 本埠購買。距本書屋路遠不便者，可以明信片示知或電話通知欲購冊數，當即飭人送上取款。

(一) 天官賜福

要不是賣落花生的老胡，我們的英雄也許早已沒了命；即使天無絕人之路，而大德曰生，大概他也不會完全像這裏所要述說的樣子了。機會可以左右生命，這簡直無可否認，特別是在這天下太平的年月。他遇上老胡，機會；細細的合算合算，還不能說是個很壞的機會。

不對，他並沒遇上老胡，而是老胡發現了他。在這個生死關頭，假如老胡心裏一別扭，比如說，而不愛多管閒事，我們的英雄的命運可就很可能担心了。是這麼回事：在這個時節，他無論如何也還不會招呼老胡或任何人一聲，因為他是剛降生下來不到幾個鐘頭。這時候他要是會說話，而很客氣的招呼人，並不見得準

有他的好處；人是不可以努力太過火的。

老胡每天晚上繞到牛宅門口，必定要休息一會兒。這成了一種習慣。他準知道牛氏老夫婦決不會照顧他的；他們的牙齒已過了嚼糖兒豆兒的光榮時期。可是牛宅的門洞是可愛的，潔淨而且有兩塊石墩，正好一塊坐着，一塊放花生筐子，好像特爲老胡預備下的。他總在這兒抽袋煙，歇歇腿，並數一數銅子兒。有時候還許遇上避風或避雪的朋友，而閒談一陣。他對這個門洞頗有些好感。

我們的英雄出世這一天，正是新落花生下市的時節，除了深夜還用不着棉衣。天可是已顯着短了；北方的秋天有這個毛病，剛一來到就想走着，好像敷衍差事呢。大概也就是將到八點吧，天已然很黑了，老胡繞到『休息十分』的所在——這個辦法不一定是電影院的發明。把筐子放好，他掏出短竹管煙袋；一劃火柴，發現了件向來沒有在那裏過的東西。差點兒正踩上！正在石墩前面，黑糊糊的一個小長包，像『小人國』的公民旅行時的行李捲，假如小人國公民也旅行的話

。又犧牲了根火柴，他看明白了——一個將來也會吃花生的小傢伙。

老胡解開懷就把小行李捲揣起來了。遇到相當的機會，誰也有母性，男人胸上到底有對掛名的乳啊。顧不得抽煙了，他心中很亂。無論是誰，除了以殺人爲業的，見着條不能自己決定生還是死的生命，心中總不會平靜。老胡沒有兒女，因爲沒娶過老婆。他的哥哥有兒子，但是兒子這種東西總是自己的好。沒有老婆怎能育兒子呢？實在是個問題。輕輕的拍着小行李捲，他的心中忽然一亮，問題差不多可以解決了：沒老婆也能有兒子，而且簡單的很，如拾起一根藤繩那麼簡單。他不必打開小行李捲看，準知道那是個男小孩；私生的小孩十個有八個是帶着小麻雀的。

繼而一想，他又爲了難：小孩是不能在花生筐子裏養活着的，雖然吃花生很方便，可是一點的小娃娃沒有牙。他嘆了口氣，覺得作爸爸的希望很渺茫。要作爸爸而不可得，生命的一大半責任正是竹籃打水落了空！

不能再爲自己思索了，這太傷心。

假如牛老夫願意收養他呢？想到這兒，老胡替小行李捲喜歡起來。牛老夫婦是一對沒兒沒女而頗有幾個錢的老絕戶，這條街上誰都知道這個，而且很有些人替那堆錢不放心。

他拍門了。正趕上牛老者從院裏出來。老胡把寶貝獻出去。牛老者是五十多歲的小老頭，不怎麼尊嚴，帶出來點怕太太的精神，事實上也確是這樣。老者接過小英雄去，樂得兩手直顫：『在這兒檢起來的？真的？真是這裏？』

老胡蹲下去，割了根火柴，指明那個地方。老者看了看，覺得石墩前確有平地跳出個娃娃的可能：『自要不是從別處拾來的就行；老天爺給送到門上來，不要就有罪，有罪！』可是，『等等，我請太太去。』老者知道——由多年的經驗與參悟——老天爺也大不過太太去。他又捨不得放下天賜的寶貝，『這麼辦好不好，你也進來？』於是大家連同花生籃子一齊進去了。

牛老太太是個五十多歲，很有氣派的小老太太，除了時常溫習溫習欺侮老頭兒，（無論什麼都是溫故而知新的，）連個蒼蠅也捨不得打死——自然蒼蠅也得知趣，若是在老太太溫習功課的時節飛過來，性命也不一定安全，老太太在動氣的工夫手段也頗厲害。

老者把寶貝遞給了太太。到底太太有智慧，曉得非打開小捲不能看清裏邊的一切。一揭開上面，露出個紅而多皺的小臉，似乎活得已經不大耐煩了。老太太的觀察力也驚人：「喲！是個小娃娃！越往下看越像小娃娃，可是老太太沒加以什麼批評。（真正的批評家懂得怎樣謹慎。）直到發現了那小小的男性商標，她纔決定了：『我的小寶貝！』這個世紀到底還是男人的，雖然她不大看得起牛老者。」

『咱們，咱們，』老者覺得非打個主意不可，可是想不出；即使已想出，也不便公然建議。

『哪兒來的呢？』老太太還不肯宣佈政策，雖然已把娃娃揣在懷中。

老者向老胡一努嘴，遠來必和尙會念經。

老胡把寶物發現的經過說了一番，而後補上：『我本想把他抱走，我也沒有兒子，可是老天爺既是把他送到府上來了，我怎能逆天行事呢？』他覺出點替天行道的英雄氣概。

『你也看明白了那個地方？』老太太向老頭兒索要證據。

『還摸了摸呢，潮溼溼的！』老者確知道自己不敢爲這個起誓。

『真是天意，那麼？』老太太問。

『真乃天意！』兩位男子一齊答對。

這時候，第三位男子恐怕落後，他哭了。在決定命運的時機，哭是必要的。

『寶貝，別哭！』老太太動了心：『叫，叫四虎子找奶媽去！』

老胡看明白，小行李捲有了吃奶的地方；人生有這麼個開始也就很過得去了。他提起花生筐子來，可是被老太太攔住：『多少次了，我們要抱個娃娃，老

沒有合適的；今天老天爺賞下一個來，可就省事多了。可是，不許你到外邊說去！哼，』她忽然靈機一動，又把小行李捲抱出來，從新檢查，這回是由下面看起。果然發現了，小細腿腕上拴着個小紙片。『怎樣！』老太太非常的得意。

老頭兒雖沒有發現的功績，但有識字的本事，把小紙片接過去，預備當衆宣讀。老者看字大有照像的風格，得先對好了光，把頭向前向後移動了好幾次。光對好了，可是，『嗯？』又從新對光，還是『嗯；怎麼寫上字又抹去了呢？』

老太太不大信任老伴兒的目力，按着穿針的風格，擰着唇，皺着眉，看了一番。果然是有字又抹去了。

什麼意思呢？

『看看後邊！』老太太並非準知道後邊有字，這是一種習慣——連買柿子都得翻過來看看底面。

後面果然也有字，可是也塗抹了。

「這個像是『馬』字，」老者自言自語的猜測。

老胡福至心靈，睜摸透了點意思：「不是男的，就是女的，總有一個姓馬的；誰肯把自己的娃娃扔了呢，所以寫上點字兒；又這麼一想啊，不體面，所以又抹去了；就好像牆上貼了報單兒，怪不好看的，用青灰水抹抹吧，一個樣；大概呀，哼，有難說的事！」老胡爲表示自己的聰明，話來得很順暢；可是忽然想起這有點不利於小行李捲，趕緊補充上：「可也不算什麼，常有的事。」還覺得沒完全轉過灣兒來，正要再想，被老太太接了過去：

『有你這麼一說！』

老胡覺得很對不起小行李捲！

可是老太太照舊把娃娃揣回去了，接着說：「雖然是老天爺賞的，可並不像個雪花，由天上掉下來；他有父母！要不怎麼我囑咐你呢。你聽過天雷報？這是

一：我們不願以後人家小看他，這是二。你別給宣嚷去。給他十塊錢！」末一句是對牛老者下的令。

十塊錢過了手，老者聲明：『六塊是太太的，四塊是我的。』

老胡怪不好意思的，抓了把花生放在桌上：『山東人管花生叫長生果，借個吉利，長命百歲！』

老太太聽着很入耳：『再給他十塊，怪苦的，自要別上外邊說去！』

老胡起了誓，決不對任何人去說。於是十塊錢又過了手，照樣是『太太的六塊，我的四塊。』

老胡走了。

『四虎子這小子上哪兒玩去了？』老者找不到四虎子。『我去，我自己去！』

『找不到奶媽就不用回來，聽明白沒有？』老太太鼓勵着老伴兒。

『找到天亮也得把她找着！』老者也很願努力。

老者走後，老太太細看懷中的活寶貝，越看越愛。老太太眼中沒有難看的娃娃，雖然剛生下來的娃娃都那麼不體面。嘴上有個肉崗，這便是高鼻樑。看這一腦袋黑頭髮，其實未必有幾根，而且絕對的不黑。眼睛，更不用說，自古至今向無例外，都是大的。老太太的想像是依着慈愛走的，在看娃娃的時節。

拍着，逗着，歪着頭看，牛老太太樂得直落淚。五十多歲有了兒子！而且是老天爺給放在門口的。就說是個丫環或老媽子給扔在這兒吧，爲什麼單單扔在『這兒』，還不是天意？這一層已無問題。然後盤算着：作什麼材料的毛衫，什麼顏色的小被子，裁多少塊尿布。怎樣辦三天，如何作滿月。也就手兒大概的想到：怎樣給他娶媳婦，自己死了他怎樣穿孝頂喪……

可是，怎麼通知親友呢？一陣風由天上刮下個娃娃，不大像話。拾來的，要命也不能這麼說。幸而四虎子沒在家，又是天意，這小子的嘴比閃還快。老劉媽，多麼巧，也出去了，她的嘴也不比閃慢。兩條閃都沒在家就好辦了，就說是

遠本家承繼過來的——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住。不對，住得那樣遠，怎能剛落草就送到了呢？近一些吧，剛生下來，娘就死了，不能不馬上送來，行；可憐的小寶貝！

叫什麼呢？『天意』，『天來』，都不好。『天來』像當舖的字號；『天意』，不是醬園有個『老天義』嗎？天——反正得有個天，『天官賜福』，字又太多了。哼，爲什麼不叫『天賜』呢？小名呢，『福官』！老太太一向佩服金仙菴的三位娘娘，而不大注意孔聖人，現在更不注意他了。

這樣，我們的英雄有了準家準姓準名。

(二) 歪打正着

合起來說，咱們算是不曉得牛天賜的生身父母是誰。這簡直是和寫傳記的成心作難。跑馬場上的名馬是有很詳細的血統表系的；咱們的英雄，哼，自天而降！怎麼，憑着什麼，去解釋與明白他的天才，心力，與特性等等呢？這些都與遺傳大有關係。就先不提這些，而說他的面貌神氣；這也總該有些根據呀。眼睛像姥姥，一笑像叔父，這纔有觀念的聯合，而聽着像回真事兒。人總得扛着歷史，牛必須長着犄角。咱們的英雄，可是，像塊浮雲，沒根兒！

怎麼辦呢？

只有兩個大字足以幫助我們——活該。

這就好辦多了。不提人與原始阿米巴或星雲的關係，而乾乾脆脆賣什麼吆喝什麼。沒家譜，私生子，小行李捲，滿都活該。反之，我們倒更注意四外敲打這顆小小的心的東西是什麼。因為這些是有案可查，一個蘿蔔一個坑的。沒有猜測，造謠，與成見。牛老夫婦，四虎子，小毛衫，尿墊子……是我們不敢忽略的；這些便是敲打那顆小心的鐵錘兒們。遺傳，在『心』的鑄造上，大概不見得比教養更有分量。咱們就順着這條路走吧，先說說牛老者。

世上有許多不容易形容的人，牛老者便是一個。你剛把光對好，要給他照了，他打個哈欠；幸而他沒打哈欠，照上了；洗出來一看，他翻着白眼呢。他老從你的指縫裏偷着溜開。你常在介紹醫生，神相麻子丰等等的廣告中看到他的名字，你常在大街，廟會，股東會議，商會上遇見他，可是他永遠不惹你特別注意他。老那麼笑不唧的，似乎認識你，又似乎不大認識；有時候他能忘了自己的姓，而忽然又想起來。你似乎沒聽過他說話，其實他的嘴並沒閒着，只是所說的